漢語南方方言指示代詞發展趨向試析
──從地理分布及語法化角度的觀察

陳 怡 君

提要　本文以在漢語語音演變中變化情形相對穩定的聲母來分類指示代詞，試藉由解讀方言分布圖來分析漢語南方方言指示代詞類型的發展趨向。我們首先由分布推測南方方言指示代詞古老的類型應為「近指聲母-遠指聲母：舌齒音類-牙喉音類」。而近指代詞類型有舌齒音類>牙喉音類/零聲母類的傾向；遠指代詞在南方仍保持以牙喉音類為主，在部分地區有牙喉音類>N 類聲母的傾向。遠近指類型排列組合造就了指示詞類型的多樣性。由地理分布搭配方言語例的觀察，可發現上述的演變傾向與南方方言量詞和數詞的語法化有密切關聯，而經語法化後的新類型又因方言接觸或同音衝突，再次產生變化。本文以方言分布和語法化的實際語料作例證，為南方方言指示代詞多層次的發展提出解釋。

關鍵詞　方言分布　漢語南方方言　指示代詞　語法化　同音衝突

0.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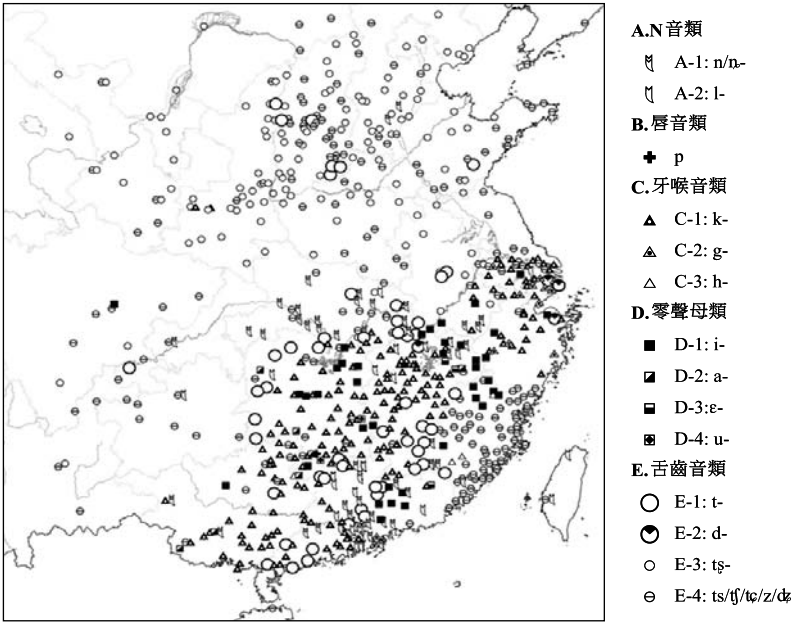
指示代詞是一個封閉的詞類，為數不多但使用頻率高，在漢語方言發展過程中，常發生非常規的變化。漢語指示代詞類型分布大致上有著以長江為界的南北對立分布，北方方言除了山西、陝西和甘肅部分地區較為特殊以外，大部份地區為「近指-遠指：這-那」的類型，然而南方方言中的指示代詞類型就複雜了，沒有像北方一樣有整齊的類型分布。若單就歷史文獻與單一地區方言資料比對來分析，可能無法解決由音韻上非常規變化而來的指示代詞的問題，也就無法為南方方言指示代詞的多樣性整理出一個合理的發展脈絡。因此，為探討南方方言複雜的指示代詞類型發展，本篇試以在語音演變中相對穩定的聲母來分類指示代詞類型並繪製廣範圍的地理分布圖，以地理分布搭配方言語料來觀察，試提出漢語南方方言指示代詞在演變上的發展趨向。

1. 指示代詞聲母類型的地理分布與發展趨向

1.1. 近指代詞和遠指代詞的分布圖

筆者以近指代詞以及遠指代詞在各方言中其詞形的首位成分(即指示詞，如「這個」的「這」) 之聲母繪製方言分布地圖。指示代詞在各方言中，遠近意義的劃分多有不同，有二分、三分甚至四分以上的分法，為求類型分類能清晰明瞭，並由於指示代詞最主要的目的即是區辨說話者主觀上的遠近距離概念，本篇以遠近意義作「近指-遠指」二分法，將方言資料上所載之近指意義以外的詞形全歸入該方言的遠指詞形來作分類。例如廣西臨桂縣指示代詞有三個，近指：這個；中指：箇個；遠指：那個。該地區在本篇的類型分類上即為近指有一個詞形「這個」，遠指有兩個詞形「箇個」和「那個」。在遠指代詞的地圖上，臨桂縣就會有「箇個」和「那個」兩個類型並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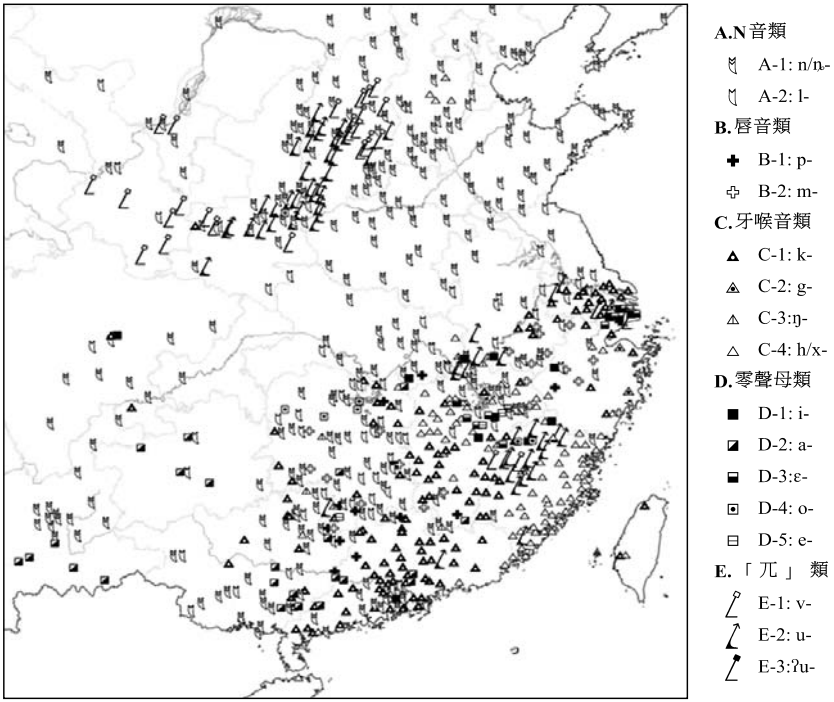
在此對本篇主要的三幅方言地圖作簡要說明。〔地圖 I〕是以近指代詞首位成分的聲母來分類繪製的方言分布圖。我們將聲母資料，依發音部位分



地圖 I　近指代詞分布圖

為五大類，分別是 A 類 N 音類；B 類唇音類；C 類牙喉音類；D 類零聲母類；E 類舌齒音類。其中 N 音類包括聲母為 [n] 或 [ɳ] 或 [l] 的小類[1)]。在〔地圖 I〕中，可以看到北方地區和福建省都分布著舌齒音類聲母（tʂ/ts/tɕ/tʃ 等）的近指代詞，形成了遠隔分布（ABA 分布）。此外，單看南方地區，我們還可以看到舌齒音類塞音聲母（E-1: t-，E-2: d-），主要分布在長江中游、湖南省西部、江西省東南部以及廣東省（地圖上以大型圓圈標示）。此分布有如環形，把在南方方言分布廣泛的牙喉音類聲母分布地區（三角形符號標示處）圈了起來，形成了周圈分布。而在遠隔分布或周圈分布的邊緣部分一般認為是保留著較古老的詞形，依照這種分布情形，我們推測，近指代詞最古老的類型應是舌齒音類，而此類型後來變成了牙喉音類。

〔地圖 II〕是以遠指代詞的首位成分聲母來分類的分布圖。此圖的五



地圖 II　遠指代詞分布地圖

類分別是 A 類 N 音類，B 類唇音類，C 類牙喉音類，D 類零聲母類，E 類「兀」類。在〔地圖 II〕中可以看到 N 音類遠指代詞廣泛分布在北方以及西部地區，可以說是官話區的特色。而牙喉音類在南方有廣泛分布，在河北省也可以見到少數分布。在南方的牙喉音類的還可以分為兩種，一為由江蘇、江西、湖南至兩廣地區的 k/g 類，另一為福建、江西一帶的 h/x 類。在湖南、廣西以及江西部分地區可以看到 N 音類遠指代詞的分布，這可以解釋為北方方言的勢力入侵。另外，還可以看到唇音類聲母零星分布在浙江、廣東、湖南、江西以及少數北方方言區。由此分布來看，遠指代詞的類型，較為古老的類型應為牙喉音類以及唇音類，但以牙喉音類較為普遍。

1.2. 歷史語例與指示代詞的類型分布圖

我們根據上文〔地圖 I〕和〔地圖 II〕兩幅地圖推測：最古老的指代詞系統是，近指為舌齒音類，遠指為牙喉音類及唇音類。這種推測也得到文獻研究的支持。漢語指示詞歷史語例參照下表表一。

在上古時期出現的近指代詞的「之、此、茲、斯、是」均屬舌齒音類，遠指代詞中，「其」為牙喉音類，而「彼、夫」為唇音類。「爾、若」為 N 類，「若」以近指義為多，「爾」以遠指義為多，但偶有遠近難以區分之處。

唇音類的遠指代詞在六朝以後趨於式微，現代南方方言中雖然少數出現，但是似乎大部分都被淘汰。中古時期則出現兩種新的指代詞：近指的「底」和遠指的「箇」。另外，六朝時期也出現近指的「阿堵」。唐代為

表一　歷代漢語指示代詞概表（本表參考周法高（1972）、王力（1980）、呂叔湘（1985）、汪化云（2008）所載資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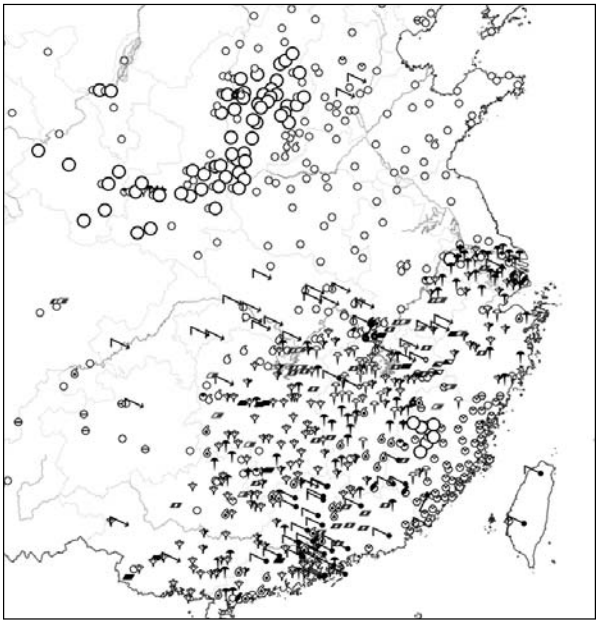
時代	近指代詞	遠指代詞
上古	之、此、茲、斯、是	其、彼、夫
	若、爾	
六朝	箇、底、阿堵	箇
唐代	箇、底	箇
	這、遮、者	那
金、元	這	那
	這底（的）	兀底（的）、兀那

「底」、「箇」大量出現於文獻之時點。上古時期的「之、此、茲、斯、是」均為精組或章組字（塞擦音或擦音），而「底」和「堵」均為端母字（塞音），兩者不一定來自同一個詞源。在〔地圖 I〕，近指代詞的「舌齒音類」既有塞音（t/d）又有塞擦音（tʂ/ts/tɕ/tʃ）擦音（z）。其中塞音的 [t]，由方言語料中多為上聲的情形來看（參見下文表三），可能來自中古時期的「底」，而塞擦音類至少一部分是上古「之、此、茲、斯、是」等近指代詞的遺留。在〔地圖 II〕，遠指的「牙喉音類」既有塞音（k/g）又有擦音（h/x）和鼻音（ŋ）。我們認為，其中塞音的 [k]、[g] 至少一部分來自中古時期的「箇」。

為了闡明指代詞從古代到現代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們繪製了〔地圖 III〕。此圖是表現「近指-遠指」首位成分聲母組合的類型分布地圖。在圖例上，我們首先將近指代詞的聲母以發音部位分為五大類：A 大類是「近指舌齒音類 TS」類，表示聲母為舌齒音類下的擦音或塞擦音，此類以下用大寫英文字母 TS 表示；B 大類是「近指舌齒音類 T」類，表示聲母為舌齒音類下的塞音，記作 T；C 大類是「N 音類」包括有 n/ɳ/l 聲母；D 大類是「牙喉音類」，記作 K；E大類為「零聲母類」，以 Ø 表示。在大類名稱後的（）中出現的，如（tɕ/tʃ/tʂ/ts/dʑ/t/z），表示在資料中出現的聲母種類。在以上四大類之下，再分別與遠指代詞聲母配對細分為各小類，遠指代詞比照近指大類命名法，分有五大類：「N 音類」、牙音類「K」，喉音類「H」、「兀」類（記作 U）以及「其他」類。遠指代詞的牙喉音類將牙音與喉音分別開來，這是由於遠指代詞的牙音類和喉音類兩類之分布地點數相當的緣故（近指代詞的牙喉音類以牙音佔絕大多數）。而遠指代詞中的「其他」類中包括了「舌齒音類 TS」、「舌齒音類 T」、「唇音類 P」、「零聲母類 Ø」，因為以上這幾類在遠指代詞中出現的地點數較少，我們將其合併為一類。在遠指代詞大類名後的（）亦表示在資料中出現的聲母種類。在這裡舉例說明，如「A-1：TS-N」即表示「近指是擦音或塞擦音的舌齒音類，遠指是N音類」的組合類型。以北京話為例，「這個-那個」的首位成分聲母組合類型為「tʂ-n」[2]。

在〔地圖 III〕「近指-遠指」組合類型圖中，北方的類型分布十分單純，除了晉語區及其附近的「A-3：TS-U」型分布以外，大部分都是「A-1：TS-N」型，而南方的類型如圖所示較為複雜。南方方言中存在幾種重要類型：

A-2-1：TS-K　　A-2-2：TS-H
B-2-1：T- K　　（缺 T-H）
C-2-1：N-K　　（缺 N-H）
D-1：K-N
D-2-1：K-K　　D-2-2：K-H
E-2-1：Ø-K　　（E-2-2：Ø-H 地點數較少）



A.近指舌齒音類 TS(tʂ/tʃ/tʂ/ts/dʐ/z) - 遠指音類
- A-1:TS-N(n/ɳ/l)
- A-2-1:TS-K(g/k/ŋ)
- A-2-2:TS-H(x/h)
- A-3: TS-U(v/u)
- A-4: TS-其他 (∅/TS/P)

B.近指舌齒音類 T(t/d) - 遠指音類
- B-1:T-N(n/ɳ/l)
- B-2-1:T-K(k/ŋ)
- B-3: T-U(u)
- B-4: T-其他 (∅/T/TS)

C.近指 N音類 (n/ɳ/l)- 遠指音類
- C-1:N-N(n/ɳ/l)
- C-2-1:N-K(k)
- C-2-2:N-H(x/h)
- C-3: N-U(u)

D.近指牙喉音類 K(k/g/h) - 遠指音類
- D-1:K-N(n/ɳ/l)
- D-2-1:K-K(g/k/ŋ)
- D-2-2:K-H(x/h)
- D-3:K-U(v/u)
- D-4:K-其他 (∅/T/T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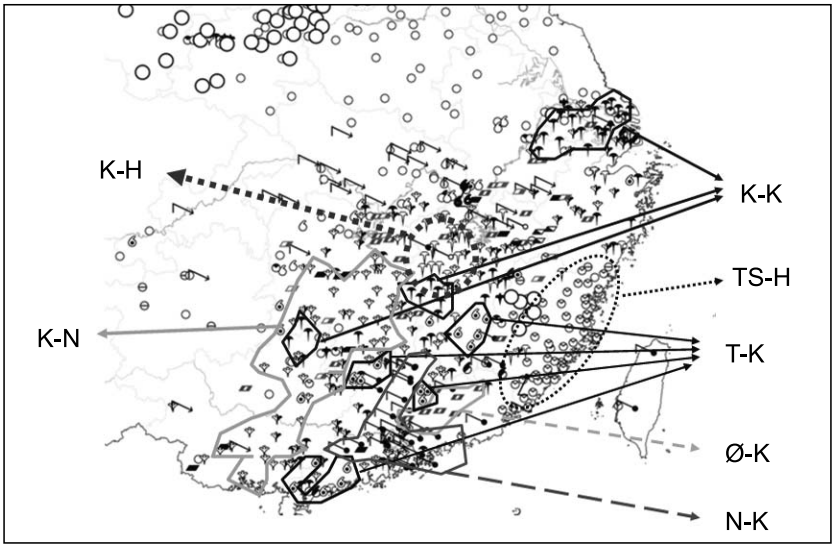
E.近指零声母音類 ∅ - 遠指音類
- E-1:∅ -N(n/l)
- E-2-1:∅ -K(k/ŋ)
- E-2-2:∅ -H(x)
- E-3:∅ - 其他 (∅/T/TS/P)

地圖 III　近指-遠指類型分布圖及類型

如與上述歷史語例結合起來看，我們可以推測，南方方言中最古老的類型是「TS-K」或「T-K」，而其他類型大部分從這兩種類型變過來。「TS-H」型在福建省有集中分布，「K-H」型在江西北部和中部有集中分布，而這兩種類型的分佈有毗連的趨勢。從文獻看，這些類型中的「H」可能來自魏晉南北朝開始使用但不普遍的指代詞「許」[3)]。

「K-N」型可能來自「K-K」型，而後來因受到北方方言「TS-N」型的影響變成了「K-N」。這個問題容下文詳述。剩下的是「N-K」、「K-K」和「Ø-K」三種類型。為了方便瞭解南方諸類型的詳細發展，我們另繪製了〔地圖 III〕的類型示意圖，如下〔地圖 IV〕。

我們根據分布狀況推測類型發展，推測的主要依據為遠隔分布和鄰接分布原則，遠隔分布在前述已經提及，即遠隔分布的外緣地帶一般認為是較古老的類型，而若出現鄰接分布則是相鄰的 A、B 兩類型，其發展的先後順序可能是 A>B 或 B>A。為討論上述剩下的「N-K」、「K-K」和「Ø-K」三種類型，首先我們著眼於在南方有遠隔分布的兩個類型：「T-K」型和「K-K」型。



地圖 IV　類型示意圖

※此示意圖僅圈出類型分布較為集中的區域，並未圈出所有分布地區。

這兩種類型可能都是較為古老的形式。我們在上文已經推測出「T-K」型應是最古老的類型之一，另一個有遠隔分布的「K-K」型，分布在浙江、江西西南、湖南和兩廣。由此分布情形，推測「K-K」型繼古老類型「T-K」或「TS-K」型之後也曾經在南方方言中廣泛分布過。我們推測在上述「K-K」型分布的地方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推測 1：T-K/TS-K > K-K

接下來觀察「Ø-K」型和「N-K」型。「Ø-K」型集中分布的地區在廣東省。而從示意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廣東省境內主要分布著三種類型，在中央有「N-K」型，東西兩側分別是「Ø-K」型和「T-K」型。

若詳細觀察方言語料，可發現廣東省東西兩側的類型，在近指代詞的韻母上有相似之處。請參看下列表二和表三。如表二紫金縣、龍門縣、連平縣忠信的 [i] 與表三中的增城縣、廉江縣青平鎮、電白縣沙琅鄉、陽西縣塘口鄉以及新豐縣大席的 [ti]；表二裡梅縣的 [ɛi] 和表三連縣保安鎮的 [tei]。根據鄰接分布原則，「T-K」和「Ø-K」鄰接的區域演變過程可能是 T-K>Ø-K 或是 Ø-K>T-K。而依照方言語料來看，筆者推測演變趨向應為T-K>Ø-K，其原因將於第 2 節詳述。

推測 2：T-K > Ø-K

現在以 Ø-K 型來自 T-K 型為前提，在廣東省境內 T-K 型和 Ø-K 型的分布是被 N-K 型所截斷，我們據此分布推測廣東省境內 N-K 型為較 T-K 型晚

表二　廣東省指示代詞 Ø-K 型語料

地點	近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遠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聲韻母	聲調	聲韻母	聲調
梅縣	ɛi	上	kɛi	去
從化縣	ɐi	陰去	kɔi	陰去
河源縣	it	陰入	kuɔi	陰去
紫金縣	i	上	kɔi	陰去
龍門縣	i	陰去	kɔi	陰去
龍川縣陀城	it	去	kuɔi	去
連平縣忠信	i	上	kɔi	去

表三　廣東省指示代詞 T-K 型語料

地點	近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遠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聲韻母	聲調	聲韻母	聲調
增城縣	ti	上	kai	去
			ai	去
廉江縣青平鎮	ti	上	kai	去
電白縣沙琅鄉	ti	上	kai	去
陽西縣塘口鄉	ti	上	kai	去
連縣保安鎮	tei	上	ki	陰平
連縣西岸鎮	tɘi	上	ke	陽去
新豐縣大席	ti	上	kuɔi	陰平

※語料出處請參照文末〈表二、表三方言語料文獻〉

近的類型。

推測 3：T-K > N-K

而至於近指的 T 為何變為 N，則仍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4]。在下一節，我們將針對造成南方方言以上多元發展的動因提出討論。

2. 促成南方方言指示代詞多元類型的動因

漢語南方方言的類型多元複雜，在前一節我們以方言分布狀況推測出各類型可能的演變歷史，本節我們將針對造成南方方言指代詞多元形式以及發展演變的動因來作討論。

2.1. 關於「TS-K」型與「T-K」型——古老形式的遺留

承 1.2. 節，我們從地理分布與文獻比對推測出「TS-K」型和「T-K」型是南方方言中最古老的類型。在現代南方方言所存在的這兩個類型，一部分的成因可能是古老類型的遺留。另外，我們在 1.2. 節已提過南方方言 [k]、[g] 聲母指示代詞與六朝開始使用且本應為量詞的「箇」有關聯。「箇」從六朝開始就是遠近指通用的指代詞，我們在第一節由分布情形所得出的發展傾向推測 1：T-K/TS-K>K-K，應該在六朝時就出現了。

2.2. 關於 K-K 型與 Ø-K 型——定指結構「指示 + 數詞 + 量詞 + 名詞」的語法化對指代詞發展的影響

承 2.1. 節，由量詞演變為指示代詞的現象，在六朝時已然開始，現代漢語方言中也還在進行著。在現代南方方言中，不限於泛用的量詞「個」，還可以看到用其他的量詞用作指示代詞的例子。這個現象已有諸多學者提出討論，而筆者由所收集之方言資料得知，在南方方方言裡不只「量詞」可以用做指示代詞，「數詞」也可用作指示代詞。量詞成為指示代詞，使得我們在方言分布上可以看到 T-K/TS-K>K-K 的發展，而在「Ø-K」型分布的地區中，我們似乎也找到了數詞演變為指示代詞後，對指示代詞的發展產生影響的痕跡。筆者認為，數詞和量詞這兩類非指示詞卻可用作指示代詞的現象應是造成南方指示代詞多元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數詞和量詞會演變為指示詞是因為在表達完整定指意義的「定指結構」中發生了語法化有關。接下來我們即要討論與語法化相關的現象。

2.2.1. 在現代南方方言中，指示代詞，數詞，量詞都可以表達定指意義

量詞作為指示代詞的方言實例，趙日新（1999）、石毓智（2001，2002）、汪化雲（2008）等學者皆探討過由量詞轉變而來的指示代詞的現象。茲舉石毓智（2002）所列之例：

(1) a. 義烏：個表兒準極“這個錶很準”
　　b. 上海：本書撥我“這本書給我”

而以數詞作為指示代詞的方言，張惠英（1994）指出閩北方言中建陽、崇安以數詞「一」為近指代詞的例子，並且指出在閩南方言中廣泛分布的近指代詞「即」[tsit] 可能都是「一」的變體[5]。另外指出如例 (2) 中兩個本字不詳發音為 [i^{入}] 的近指首位成分可能都是來自數詞「一」（下面有音無字的語素以□標之）：

(2) a. 建陽：□□ [i^{入} tsia^{入}] “這個”
　　b. 崇安：□事 [i^{入} hai^{上}] “這個”

在練春招等（2010）書中資料所示，河源客家方言也可以看到數詞「一」作為近指代詞：

(3) a. 一隻 [it^{陰入} tsak^{陰入}] “這個”
　　b. 一件衫你試下哩“這件衣服你試試”

石汝杰等（1985）也指出，蘇州方言在特定的變調規則下，數詞「兩」也可

以作為複數義的指示代詞（本例標音中「|」前為本調，後為變調）：

(4) a. 兩日天 [liã31|55 iə23|55 tʰi44|21] “這（那）幾天”

b. 兩日天 [liã31|35 iə23|55 tʰi44|21] “兩天”

在陳鴻邁（1991）中也提到閩語海口方言的省略指示代詞的複數量詞「多」也可以表示複數指代的意義，如例 (5b)。這個情形下，有幾點特殊的限制：1）表複數近指的「多」不可出現在賓語位置；2）表複數指代遠指的「多」需有特殊的變調以及無法像例句 (5a) 一樣遠近指對舉。

(5) a. 即多放房裡，許多放即外 “這些放在房間裡，那些放在這外面”

b. 多放房裡 “這些（不變調）/那些（變調）放房裡”

以上方言語例中非指示詞卻可以用作指示詞的「數詞」和「單複數量詞」一般在句法上是緊接在指示詞之後出現的。為什麼在沒有了指示詞以後依然可表指示意義?為探討這一點，我們必須從帶指示詞的完整名詞組結構（即前述之「定指結構」)「指示＋數詞＋量詞＋名詞」來觀察起。要表達定指意義，定指結構中的四個成分各司其職，目的是為了明確說明被修飾的名詞的特徵，以確保該名詞所指之物體是說話者確認存在的：

指示詞：表示物體與指示中心的遠近距離。

數詞：表示物體數量訊息。

量詞：表示物體樣貌等訊息。如量詞「條」和「張」分別形容不同形狀的物體。

名詞：表示物體的名稱。

其中能確定說話者（即指示中心）清楚地知道物體存在位置的語意核心在指示詞，只要有指示詞的出現便能確定整個名詞組的定指意義，結構中的非指示成分「數詞」和「量詞」僅對相關資訊作補強說明。因此，在有指示詞的情況下表達定指意義時，定指結構中的數詞或量詞可視說話者想傳達的訊息量擇一出現即可，甚至不出現也行。例如在北京話可以說「這一個人」、「這個人」、「這一人」或是「這人」。想表達「定指」的意義，定指結構中的指示詞理應不是被省略的首選。那麼，失去了指示詞的定指結構其定指意義究竟從何而來?石毓智（2002）提到量詞可作為指示詞其實是「結構賦義」，其意義是名詞組由於出現在定指意義高的「主語」位置，就算指示詞不出現，該名詞組也可以藉由「主語」這個句法位置得到定指意義。然而，由方言資料來看，以非指示成分作為指示詞的名詞組也可以出現在定指意義薄弱的

賓語等位置[6]。這可能表示，沒有指示詞的新定指結構「（數詞）＋量詞＋名詞」隨著在主語位置頻繁地被使用，其定指意義在新結構「（數詞）＋量詞＋名詞」中被固定下來，使得新結構的首位成分「數詞」或「量詞」功能看起來就像原定指結構的首位成分「指示詞」。如此新舊結構類比反覆運作，最終使得原定指結構中的第二成分「數詞」或是第三成分「量詞」語法化為真正的指示詞，不論出現在哪個句法位置都可表示定指意義，例如閩北或河源客家方言的近指代詞「一」。

2.2.2. 非指示成分語法化為指示詞的現象僅於南方方言中發現

從方言語例中可以發現，前一節所述之定指結構中非指示成分語法化為指示詞的現象僅出現在漢語南方方言裡。曹志耘（2008）主編之《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地圖 14 量詞定指〉一圖中也可以看到量詞定指的用法僅在南方出現。另外，王洪鍾（2011）也將其收集之 19 個省、市、自治區，計 72 個方言點的指示代詞類型之資料，將其地點數統計繪製成表，該表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筆者經整理後引用該統計資料如下：

表四　指示代詞類型地點數統計表（據王洪鍾（2011: 229）資料整理）

定指類型 / 方言別	指詞型	量詞型	數詞型
官話	29		
晉語	34		
吳語		6	5
湘、徽語		3	
閩語	5	5	
粵、贛、客語		3	
平話		1	

由此表我們可發現，北方方言都是以指示代詞作為表定指意義的「指詞型」，而南方方言多為以量詞來表定指意義的「量詞型」，在上表中還可見吳語以數詞表達定指意義的「數詞型」。而本文所收集的資料中，除吳語（如例句 (4)）外，閩語（如例句 (2)）和客語（如例句 (3)）都可見數詞型的語料，可

見數詞型在南方方言中也並非異數。南方方言定指結構中的非指示成分用作指示代詞，是北方方言所沒有的特色。在南方方言指示代詞的類型之所以複雜，定指結構中非指示成分的介入是一個重大影響因素。

2.2.3. 指示代詞聲調的變化和類化

我們已知語法化對南方方言的演變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在這裡接下來要敘述非指示成分語法化為指示詞後，再進一步發展變化的例子。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非指示成分語法化為指示代詞的過程中，聲調也會連帶著變化。竹越（2005，2012a.b）及張洪年（2006）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在廣東省的西洋人所編寫的粵語教材中的語料，發現粵語中量詞「個」語法化為遠指代詞的過程中，作為指示代詞的「個」，其聲調在一個世紀間有陰去>陰上>陰平，如此的變化。此變化是為了區別「個」字因語法化為指代詞後所造成的多義（同音衝突）所致。

筆者所收集的語料中也可以看到指示代詞的聲調受到數詞「一」語法化為指示代詞後影響而變化的痕跡。我們在 1.2. 節表二廣東省指示代詞聲母 Ø-K 類型語料中所看到的零聲母類近指代詞首位成分聲調是不整齊的，在這裡就可以看出一些受到語法化影響而變化的端倪。我們對照前文 1.2. 節的表二（Ø-K 型）和表三（T-K 型）的語料，在表三（T-K 型）中近指代詞的聲調整齊地全為上聲，而在表二（Ø-K 型）中同為上聲的地點有梅縣、紫金縣和連平縣忠信，這些地方不同於表三（T-K 型）之處是語料皆沒有 [t] 聲母。推測是受到周圍使用「一」為指示代詞的方言（如同河源縣客家方言）影響，這三地也開始使用零聲母類近指代詞，促發了 [t] 聲母的脫落，但是聲母脫落前的上聲聲調仍保留了下來。

另外，在表二（Ø-K 型）中近指代詞非上聲的地點有從化、龍門和龍川縣陀城，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地方近指代詞的聲調和遠指代詞是相同的，我們推測這些地方除了同上述梅縣、紫金縣和連平縣忠信三地一樣，經歷了聲母脫落，此外還經歷了遠近指代詞之間的類化。即從化、龍門和龍川縣陀城的近指代詞的聲調是從遠指代詞聲調類化而來。這種同詞類之間相互類化的現象在李榮（1965）和侯精一（2012）都曾經提到過人稱代詞聲調因類化而相似的現象。前者稱之為「感染」後者則稱「類推牽引」。在表二（Ø-K 型）語料聲調不整齊的現象是語法化加上類化作用的結果。

量詞和數詞加入了指示詞的行列，可以說是吹皺原本指示代詞的一池水，

掀起一連串變化的漣漪。南方方言中的指示代詞就在經歷了定指結構中非指示成分的語法化後，發生了非常規性變化，使得在南方方言的指示代詞活動了起來，最後醞釀出新型指示代詞，形成我們在地圖上看到的複雜樣貌。

2.3. 同音衝突的影響

在前一小節我們討論了語法化對漢語南方方言指示代詞演變的影響。在這裡我們還必須特別提出上文尚未解釋，但仍起了重要作用的變化動因。首先是方言指示詞詞類間，為避免同音衝突而發生的變化。南方方言由於量詞「個」的語法化，使得遠近指聲母都是牙喉音類的「K-K」型有廣泛分布。如此一來，在南方方言中兩個同樣聲母，甚或是後來因相互感染演變為完全同音的指示代詞就發生了同音衝突。有些方言為了迴避同音衝突，又進一步產生了變化。這類變化雖然沒有改變指示代詞的聲母類型，但是同樣會使得指示代詞在語音形式上變得不整齊。實例如以下江西南部「K-K」型分布地區的語料。

表五　江西南部「K-K」型分布地區語料

地點	近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遠指首位成分（指代詞）	
	聲韻母	聲調	聲韻母	聲調
吉安市	koi	陽平	koi	上
上猶縣	kai	陽平	kai	去
崇義縣	kæ	陽平	kæʔ	陰入
泰和縣	kɤ	陰平	kɤ	上
南城縣	ko	陰平	kai	陰平
萬安縣	kiai	陰平	kiai	陽平
廣昌縣	kɛi	上	kɛi	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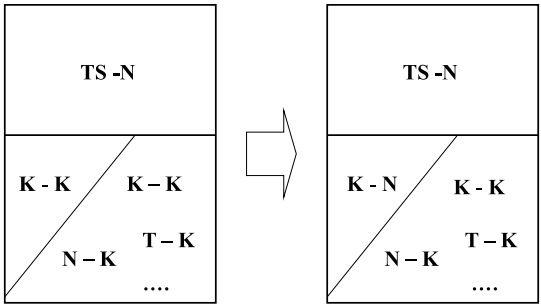
※語料出處請參照文末〈表五方言語料文獻〉

在語料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地點的遠近指示代詞僅在韻、調中的其中一種有所不同。這些地點可能首先經歷了指示代詞間的相互「感染」類化，而使得遠近指示代詞變得相似，就如同六朝時期遠近指示詞都使用「箇」的現象一樣，而後說話者為了區辨遠近的不同又再發生異化，使韻、調中的其中一

種有所不同。

2.4. 方言接觸的影響

在前文中，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影響指示代詞在方言內部變化的「內因」。最後，我們還必須重新提到變化的「外因」方言接觸。這是我們在第一節就提到的北方方言勢力的入侵。我們已知南方地區自六朝以來即受「箇」的語法化影響，以致聲母「K-K」型曾廣泛分布（從方言分布也可看出，見 1.2. 節推測 1）。在南方方言分布區的西北外緣，分布著「K-N」型，那裡本也應為「K-K」型分布的地區，但受到與北方方言「TS-N」型的接觸，以致這些地區最後接受了 N 類遠指代詞，形成與鄰近其他南方方言「N-K」、「T-K」等型K類指代在遠近意義上相反的類型。



圖一　K-N 類型的分布示意圖以及其演變

我們將這個發展趨向與第一小節的推測 1 整合起來，將推測 1 的發展歸納修正如下：

推測 1：T-K/TS-K > K-K > K-N[7)]

3. 小結

本文第一節由指示代詞首位成分聲母類型分布推測在漢語南方方言最古老的聲母類型為「近指聲母-遠指聲母：舌齒音類-牙喉音類」型。我們進一步由「T-K」型及其周邊地區的聲母類型分布推測出在南方方言有以下的發展趨勢：1）T-K/TS-K>K-K>K-N；2）T-K>Ø-K；3）T-K>N-K。在第二節討論造成南方方言指示代詞多元演變的動因。承第一節的分布趨勢搭配所收

集之方言語料，整理歸納動因如下：1）古老形式的遺留；2）定指結構中非指示成分語法化的影響；3）同音衝突的影響；4）方言接觸的影響。

本文由方言分布所推知的發展趨向搭配方言語料的觀察，得知南方方言於內經歷了語法化以及方言內部調整，於外受到與北方方言接觸的影響，產生了多層次的演變，最終形成在分布地圖上所看到的複雜類型樣貌。

〈注〉

1) 以下以大寫英文字母表示包括多種小類的大類，小寫英文字表示實際發音。
2) 以下以「近指聲母-遠指聲母」的表示法來表示遠近指示詞聲母的組合類型。
3) 柳士鎮（1992: 171）認為魏晉南北朝的「許」多數出自於南朝區域的民歌，具有地域性和方言的特色。
4) 有關廣東省 N 類近指詞來源眾說紛紜，詹伯慧（2002: 45）指出「廣州話的近指代詞“呢”ni55（近指）是來自壯語的借詞。因為中國的古籍，包括字書、韻書和早期經籍都不見音義上接近 ni55 的近指代詞…」。張惠英（2000）則認為侗台語近指詞和粵語近指詞同源，同樣都是來自漢語第二人稱代詞“你”。文中並提出武鳴壯語借用漢字“你”來寫壯語近指詞，同文另外也指出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指示詞和第二人稱代詞同源的例證。筆者認為若粵語的近指代詞來自少數民族的壯語，就必須解決為何在指示代詞這封閉詞類裡僅借用近指代詞而沒有借用其他代詞的問題。若按張惠英（2000）的解釋，因為漢語的指代系統裡的人稱代詞有近似壯語近指代詞的音，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在人類語言中本常有互為轉用的現象，在漢語歷史上的「爾」就曾是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兼用的例子。受到壯語近指代詞的誘發，漢語將自身系統中的人稱代詞轉用為指示代詞這樣的說法似乎可以解決為何僅借用近指代詞的問題。而指示代詞為避免和人稱代詞同音衝突，會避開與人稱代詞完全相同，以致與古籍不同。我們從地圖的分布只能判斷 N-K 型應是較 T-K 型晚近的類型，關於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間的互動，仍有待進一步的實例與研究。
5) 本文考察主要分布於閩語區的「TS-H」型的語料，同意張惠英（1994）的說法。「TS-H」型中的塞擦音近指代詞在方言語料中，有些是舒聲韻，有些是促聲韻。舒聲韻可能來自古老形式的「此」等近指代詞，促聲韻可能來自語法化的數詞「一」（如廈門話有文白兩讀，文讀 [it]，白讀 [tsit]）或量詞「隻」。另「TS-H」型的 H 承前文所述可能來自魏晉南北朝開始使用的指代詞「許」。「許」是舒聲（曉母遇攝開口三等上聲），但在部分閩語中此 H 型遠指代詞是促聲，如廈門話遠指代詞音 [hit]，這入聲韻可能是受到由「一」語法化而來的近指代詞 [tsit] 的類化所致。
6) 周小兵（1997）中提到廣州話量詞定指也可以出現在賓語位置，主要靠前指或語境來判斷。如：

好聲啲呀，條石梯好企，你蠻實條鐵練呀。

（小心點啊，這個石階很陡，你抓緊這條鐵鍊）

陳興偉（1992）也提到義烏方言中量詞定指的用法也可以出現在賓語位置，如：

阿住間屋

（我住這間房）

7) 伍云姬（2008）也曾以聲母來分析湖南方言指示代詞的發展，該文提到湘北、湘中、湘南都屬於近指為舌根音聲母，遠指為來自舌頭音聲母的類型（大致為本文的 K-N 型，但該文的舌頭音包括塞音（t）、塞擦音（ts）、邊音（l）以及鼻音（n））。近指和遠指均為舌根音的類型散見在湖南各地（即本文之 K-K 型）。另外湖南邊境外緣還有少數的舌頭音近指和舌根音遠指類型（大致為本文的 T-K 型）。伍云姬的假設是湖南方言的底層形式為 K-K 型，後來西北角受到外來系統入侵而產生 K-N 型和 T-K 型，前者是遠指受侵蝕較快，後者是近指受侵蝕較快。並由 T-K 型都分布在湖南外緣推測受侵蝕的時間較晚，故按伍云姬的推測，在湖南地區指示代詞的發展過程應為 K-K>K-N>T-K。其中 K-K>K-N 與本文的推論相同，是受到外來系統的入侵。但是在 T-K 型的發展上，本文以地理分布的角度來看，分布在外緣如環型為周圈分布，應為較古老之類型。此外，伍云姬一文所提供的語料來看，舌頭音近指代詞的語料有 [tiɛn24] [tiɛ13] [tiɛ25] [to24] [tsɤ25] [li25] [tai55] [ti21] [tɕi24]，可以看到大多是塞音聲母，與北方外來系統的塞擦音聲母不同，應與南方方言其他地區的塞音聲母 [t] 比較有關連。依本文之推測，T-K 類型是南方方言古老的形式，也應該是湖南方言中較古老的形式。

〈參考文獻〉

志村良治 1984.『中国中世語法研究』。東京：三冬社。

竹越美奈子 2012a.「十九世紀の広東語（2）“個”」,『KOTONOHA』第 115 号：4–8 頁。

竹越美奈子 2012b.「十九世紀の広東語（3）続“個”」,『KOTONOHA』第 116 号：1–2 頁。

曹志耘主編 2008・『漢語方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陳鴻邁 1991・「海口方言的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中國語文』1991 年第 1 期：34–40 頁。

陳興偉 1992・「義烏方言量詞前指示詞與數詞的省略」,『中國語文』1992 年第 3 期：206 頁。

侯精一 2012・「山西、陝西沿黃河地區漢語方言第三人稱代詞類型特徵的地理分布與歷史層次」,『中國語文』2012 年第 4 期：309–318 頁。

李榮 1965・「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中國語文』1965 年第 2 期：116–126 頁。文亦收錄於 1982・『音韻存稿』：107–118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練春招・侯小英・劉立恒 2010・『客家古邑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柳士鎮 1992・『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大學出版社。

呂叔湘・江藍生 1985・『近代漢語指示詞』。學林出版社。
石汝杰・劉丹青 1985・「蘇州方言量詞的定指用法及其變調」,『語言研究』1985 年第 1 期：160–166 頁。
石毓智 2001・『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石毓智 2002・「量詞、指示代詞和結構助詞的關係」,『方言』2002 年第 2 期：117–126 頁。
王洪鍾 2011・『海門方言語法專題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汪化云 2008・『漢語方言代詞論略』。成都：巴蜀出版社。
王力 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伍云姬 2008・「湖南方言中代詞與代詞之間的音韻關係」,『湖南方言的代詞』：1–29 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詹伯慧主編 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張洪年 2006・「早期粵語「個」的研究」,『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813–835 頁。
張惠英 1994・「閩南方言常用指示詞考釋」,『方言』1994 年第 3 期：212–217 頁。
張惠英 2000・『漢語方言代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趙日新 1999・「說「个」」,『語言教學與研究』1999 年第 2 期：36–52 頁。
周法高 1972・『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九』。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周小兵 1997・「廣州話量詞的定指功能」,『方言』1997 年第 1 期：45–47 頁。
竹越美奈子 2005・「廣東話遠指詞“嗰”的歷史演變」,『中國語文研究』2005 年第 2 期：19–24 頁。

〈表二、表三方言語料文獻〉
梅縣：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從化縣：詹伯慧・張日昇主編 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河源縣・紫金縣・龍門縣・龍川縣陀城・連平縣忠信・新豐縣大席：劉叔新 2007・『東江中上游土語群研究——粵語惠河系探考』。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增城縣：王李英 1998・『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廉江縣青平鎮・電白縣沙琅鄉・陽西縣塘口鄉：李如龍等 1999・『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連縣保安鎮・連縣西岸鎮：張雙慶主編 2004・『連州土話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表五方言語料文獻〉
江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5・『江西省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謝詞〉

本文於修稿過程中承蒙編輯委員會以及諸位匿名評審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與指教，謹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From Linguistic Geograph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hines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proximal and distal) by classifying and mapping their types according to consonant bas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aps, we assume that the oldest type was " *t*-(proximal)-*k*-(distal)" which later underwent the following changes: 1) T-K/TS-K>K-K>K-N; 2) T-K>Ø-K; 3) T-K>N-K. These changes may have been motivated b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umerals and classifiers as well as by analogy and homonymic collision, while some changes may have been triggered by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types.

Key words Demonstrative pronouns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rammaticalization Homonymic collision